

## 《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中主人公的反叛

刘克东, 刘娟秀

(哈尔滨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哈尔滨 150001)

[摘要]珍妮特·温特森在《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中创造了一个与自己同名同姓的反叛者形象。珍妮特的反叛与她独立意识的增长相辅相成,在神学上对教会教条主义的否定,在权力关系上对父权的挑战以及在两性关系上对传统异性恋的颠覆,使得珍妮特一步步成长为一个具有独立意识的成熟女性。

[关键词]《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 女权; 反叛

[中图分类号] I561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4912.2017.03.013

[文章编号] 1009-4912(2017)03-0081-06

### The Heroine's Rebellion in *Oranges Are Not the Only Fruit*

LIU Ke-dong, LIU Juan-xi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rbin 150001, China)

**Abstract:** Jeanette Winterson creates a rebel who shares the same name as herself in *Oranges Are Not the Only Fruit*. Jeanette's rebellion and the growth of her independent consciousness are inseparably interconnected. She grows up to be a mature female with independent consciousness in the process of denying dogmatism in theology, challenging patriarchy in power relationships, and subverting the traditional heterosexuality in gender relationships.

**Key Words:** *Oranges Are Not the Only Fruit*; feminism; rebellion

### 引言

《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以下简称《橘子》)(*Oranges Are Not the Only Fruit*)是珍妮特·温特森(Jeanette Winterson)的处女作,小说的主人公拥有与作者相同的名字、相同的早年经历及同性恋的性取向。《橘子》自1985年出版后,关于其是否为自传体小说备受争议,作者在一次访谈中也对此作出了回应:“有一部分确实是自传,因为所有写作都是

某种程度上的自传,必然牵涉到你自身的经历,但又不是一切都照搬事实,而是将其改头换面,变成另一种经历……米兰·昆德拉如此,保罗·奥斯特也是如此。他们这么做,小说会被冠以‘元虚构作品’的美名,可女作家们这样做,别人只会说是‘自传体’。这真是不幸。”<sup>[1]</sup>此外,作者在文中体现的同性恋思想也是评论界谈论的热门话题。《橘子》出版之际,正值女权运动风起云涌,而20世纪90年代叫座的酷儿理论也拿珍妮特和她的《橘子》作为

[收稿日期]2017-05-08

[修回日期]2017-06-12

[基金项目]2011年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英美加后现代文学”(HIT.HSS.201117)

[作者简介]刘克东(1972—)男,山东单县人,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英语文学、英语教学、翻译理论与实践。

例证。作者在小说中穿插了许多女主人公编撰的小故事,国内外均有论文对于这种叙事作出评论,莱斯曼(Reisman)认为这种虚实结合的叙事是对男性主导话语权力的颠覆<sup>[2]</sup>,丁冬认为这种叙事属于后现代主义叙事策略,是对传统的颠覆<sup>[3]</sup>。总的来说,《橘子》这部小说确定了作者的女权主义立场。

主人公珍妮特成长于一个传统的、宗教氛围浓厚的家庭,养母对珍妮特教导严厉,希望她日后能成为传教士、上帝的仆人。儿时的珍妮特对养母言听计从,聪明早慧,在养母的教育下对《圣经》的领悟能力也相当出众。珍妮特无意中发现自己的领养文件,后来又发现养母篡改了《简·爱》的结局——简·爱并未嫁给传教士,她开始以谨慎的目光审视养母的言行及对自己的教导,进而对神学也产生了怀疑。与同性之间的爱情逼迫珍妮特走向了反抗之路,她发现了牧师的虚伪及以男性为主导的教会对女性的压迫,同时也发现养母站到了自己的对立面,成了父权的代言人。“墙是庇护,也是局限。墙的本性注定了它们终该颓倒。一旦吹响你自己的号角,四壁势必应声倒塌”<sup>[4][154]</sup>。珍妮特意识到若自己继续贪图教会的保护,就要放弃自己的爱情,抛却自由,于是最终选择脱离教会,学会独立,寻找属于自己的人生。宗教、父权传统和爱情是小说的三大主题,本文也从这 3 个方面分析了主人公的反叛精神:在神学上对教条主义的否定、在权力关系上对父权的挑战、在两性关系上对传统异性恋的颠覆。

### 一、在神学上对教条主义的否定

《橘子》这部小说不仅从结构上,也从内容上,戏仿了宗教圣典《圣经》,讽刺了一些信徒对五旬福音教会制定的教条教义的盲从,记述了作为传教士培养的主人公的宗教信仰历程。主人公用一系列小故事,向读者揭露了五旬福音教会愚弄信徒、迫害人性的真相,聪慧勇敢的主人公珍妮特最终冲破束缚、脱离教会,寻找爱的真谛以及揭露被教会极力掩盖的真相。

小说主人公与作家本人有大致相同的早年经历:出生后被领养,养父母是五旬节教派的信徒,他们与村镇里其他信徒一样,近乎顽固地坚持自己的信仰。五旬福音教派是 20 世纪初兴起的基督教新教运动,认为救恩的关键在于相信耶稣是唯一的救主,并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绝对无误的。他们注重传福音,宣扬基督救恩,坚定信徒的信仰,部分信徒为了等待圣灵降临、不治自愈的奇迹,甚至拒绝接受医疗护理,导致病情加重。七岁时,珍妮特耳朵听不见,全身心奉献给上帝的养母却认为耳聋并不算事,反而相信珍妮特是充满了圣灵才会听不见。

橘子代表着对《圣经》教条化的信仰,养母告诉珍妮特橘子是唯一的水果,并教导珍妮特只信《圣经》的教条教义。小说中第一次出现的橘子,是养母给珍妮特吃的:珍妮特耳聋,做手术住院,养母忙于教会的事,总是拿橘子安抚她,并告诉她说橘子是唯一的水果;珍妮特在学校受排挤要退学,养母只是淡淡地说“来,吃个橘子。”<sup>[4][53]</sup>年幼的珍妮特遇到困难需要养母陪伴时,养母总是借口自己要忙于教会的事,拿橘子安慰珍妮特,而不是自己陪伴珍妮特。“珍妮特长大后,接触了更多的女人,学会自己作出选择,不必再选择‘橘子’养母,她可以选择‘除了橘子的其他水果’的女人。珍妮特通过申诉自己对水果的选择权,强调自己并非养母的附属品”<sup>[5][17]</sup>。养母固执地认为,养女的命运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规划的,要和自己一样做一个坚定的基督徒,长大后远赴未开化的地区传教。但与其他女人的相知交往让珍妮特意识到,她的命运还有别的可能性。世界很大,不止是教堂;可以挚爱的人很多,不止是基督。养母的意愿强烈且固执,就像她一直强调的:橘子是唯一的水果。牧师的贪污腐化和教会的解体,令养母不再偏执地相信迷途人教会(the society for the lost)的教条教义,接受了养女没遵循自己的意愿成为传教士,意识到“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sup>[4][237]</sup>。养母最终能说出这句富含哲理的话,说明她已放弃了对《圣经》教条主义的盲

从时代的进步让养母不再偏执偏信。

主人公珍妮特从小熟读《圣经》，入学之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入学后尽管备受排挤但仍坚定自己的信仰，但随着不断增长的学识和见识让她开始质疑蒙蔽众人的五旬福音教义。一次关于“完美”的布道，让珍妮特第一次萌生了对神学的不同意见，并用一个童话故事来反驳牧师关于“完美”的论道。牧师所言完美“是人心希冀之事。那是神性之态，那是人堕落前的状态。完美只能在来世得以真正实现”<sup>[4][82]</sup>。《圣经》中夏娃受了蛇的诱惑，吃了能使人明白是非善恶的智慧果，亚当也吃了，上帝认为人类有了智慧就会干坏事，就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牧师所指的“堕落”是夏娃亚当偷吃智慧果，“完美”是堕落前的状态，那就是夏娃亚当未吃智慧果前愚昧无知的状态。中世纪的英国是个神权制国家，知识只为少数人所有，《圣经》成为统治阶级控制和愚弄百姓的工具。愚昧无知才是完美，拥有智慧就是堕落，变得不完美。为此，珍妮特只好编了个王子寻妻记来讽刺迷途人教会牧师的指鹿为马。在这个童话故事的结尾，王子恼羞成怒，命人砍下了女人的脑袋，“眨眼间，鲜血泛成一片湖，把谋士们都淹死了，朝臣们也没剩几个”<sup>[4][90]</sup>。谋士和朝臣们的死也预示了小说最后迷途人教会的解散，“愚昧无知的完美”已跟不上时代的脚步。紧接着的下一章就是《民数记》(Numbers)，记述了以色列人在荒野中的流浪，这一章也反应了“珍妮特开始对养母和教会所信奉的主张产生了怀疑”<sup>[6]</sup>。

对五旬节教义的质疑并不足以令珍妮特割裂自己与迷途人教会的关系，但性取向使她为非黑即白的迷途人教会所不容，珍妮特最终毅然决然地脱离教会，寻找属于自己的“圣杯”(The Holy Grail)。她的同性恋取向被教会发现后，被迫接受驱魔仪式，这让她亲身体验基督教男权至上教义对女性的不公及迫害，而其人生导师养母在这时也背叛她成了男权的代言人。“捱过驱魔仪式之后，我试图用另一个完全相似的世界取代我自己的世界，但终究没能办到。我爱上帝，我爱教堂，但我开始用越来越

复杂的眼光看待这一切。就算我决意要当传教士也于事无补”<sup>[4][177]</sup>。大教堂对珍妮特的审判，反而让珍妮特坚定地反抗教会的教条教义，牧师告诉珍妮特要么爱上上帝，要么爱梅兰妮，而珍妮特却认为自己爱上上帝的同时，也可以拥有自己的爱情。于是珍妮特讲述了柏士浮骑士(Sir Perceval)离开凯米洛特王宫(Camelot)寻找圣杯的故事，圣杯中盛的是基督的血液。珍妮特赋予爱以圣杯的价值<sup>[7][82]</sup>，同时圣杯也代表了主人公珍妮特的洁净，正如珍妮特对爱人凯蒂的劝慰“对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sup>[4][171]</sup>五旬福音教派把不符合自己教条教义的说法都斥为异端邪说，掩盖了事情背后的真实真相，珍妮特参与布道，后来又被剥夺了布道权力后，认识到自己要想发现真实找到真相，就必须脱离教会，所以“对圣杯的追寻，也是对真实的追寻”<sup>[7][81]</sup>。

## 二、在权力关系上对父权的挑战

珍妮特没有囿于家庭琐事，而是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在教会掌握了一定权力，她逐渐增长的女权意识难容于男权至上的教会体系。珍妮特不堪因自己性取向受到的迫害，脱离了教会，也逃离了代表父权的家庭，独自一人打工漂泊。她认清了自己应该选择的路，应该选择的信仰。多年后归家，她发现代表父权至上的迷途人教会解散了，自己当初对父权的反抗也被人接受。

珍妮特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成为当地会众的领袖，在教会拥有一定的权力。她勇敢而冷静地面对与男性的冲突。被迫接受驱魔仪式后，珍妮特被任命主持布道，她的布道让许多异教徒皈依上帝，在讲坛上的成功让珍妮特胜过许多男性牧师，成为当地教堂的精神领袖。迷途人教会中男性一直拥有绝对权力，而珍妮特出色的布道让她能在教会中分享一部分权力，这本身就是对父权的一种对抗和挑战。所以在“大审判”中，珍妮特成功的布道被大教堂指责为篡夺男性世界“我们违背了圣保罗的教诲，允许女性在教堂里拥有权力。”<sup>[4][184]</sup>珍妮特

领导的当地会众主要是由女性组成,她们在黑泽(Blackpool)举办福音营(A Tent Mission)时,与几个男性发生了冲突,是珍妮特出言平息了这场争吵。后来在筹备基督诞生的庆典时,珍妮特领导的会众因为是女性,被踢出了救世军乐队,那些会众只会抱怨和哭泣,是珍妮特鼓励她们,让她们自己组建一个乐队。珍妮特面对与男性的冲突毫不胆怯,冷静自持,在男性为主体的教会中,也敢与男性一较高下。

养母被父权意识同化,成为父权社会压制女性独立的“走狗”,珍妮特对养母意愿的违背和离家实现经济独立,就是对父权社会的反抗。人类学家罗莎尔多(M. Z. Rosaldo)<sup>[8]</sup>认为,男权社会中男性控制了公共领域,而女性被局限在家庭的范围内。公共领域是决定社会政治问题的场所,在此范围内活动的男性因此获得了社会的威望和权力。而家庭只是处理一些日常琐事,女性的家务劳动因而被看成是无足轻重。在珍妮特家中,从表面上看,养母处于强势地位,但养母一直遵守男主外女主内的原则,自己没时间做饭也不会让丈夫做饭。“他本来是可以自己做饭的,但我养母坚信,我们家只有她才能分清什么是炖锅,什么是钢琴”<sup>[4][6]</sup>。珍妮特与梅兰妮的恋爱曝光后,养母给了珍妮特比上帝还严重的惩罚“就在我浑身发抖地躺在客厅里的时候,她带了一把细齿梳子去我的房间,翻出了所有的信件、所有的卡片和我所有的私人笔记……把它们烧毁了。教导的方式有千万种,但背叛永远是背叛,无论何时何地。”<sup>[4][155]</sup>珍妮特是真正的女权维护者,而养母却是女权的叛徒。珍妮特在确认自己的性取向后,毅然决然地脱离了教会,离开了自己的家,努力争取经济独立、人身自由,这也代表着珍妮特与父权社会的彻底决裂。

珍妮特到殡仪馆承办处打工,开冰激凌车,在满是偏见和压迫的父权社会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认为,人的尸体是“最让人恶心的垃圾”,是对原有秩序最大的挑战,对“身份、体系、秩序”具有毁灭性的打击。她指出“尸

体,被上帝无视,也游离于科学之外,是对人类最具惩罚的驱逐。”<sup>[9]</sup>而珍妮特,一个没了家庭和教会保护的女孩,只能在殡仪馆寻求庇护,挣死人的钱。珍妮特自愿回到殡仪馆承办处打工,给父权社会秩序带来不稳定因素<sup>[5][18]</sup>。与死人打交道的珍妮特令迷途人教会感到了危机,牧师劝她放弃工作回家,珍妮特勇敢地回绝了牧师的威胁。

珍妮特最后归家,确定自己能直面养母、牧师和信徒的诘难,是对自己选择的自信,是作为一个具有女权意识的独立女性的成长和成熟。贝利(Peggy Dunn Bailey)认为珍妮特的回归是对自己能力有足够的信心,认为自己“能不受养母非黑即白的信仰的影响”<sup>[10]</sup>,是珍妮特成长的表现。珍妮特在殡仪馆打工时,虽然已能实现经济独立,但仍然无法直面养父母,对他们珍妮特是能避则避,成长后的珍妮特清楚地明白自己该相信什么,不该相信什么。这体现出她独立意识的成熟。迷途人教会的解散和莫克贝旅店的玷污腐败也证明了珍妮特选择的正确性,当地人包括养母的思想先进了不少,珍妮特的言行也被默认了,这些都是对固有的男权的毁灭性打击。

### 三、在两性关系上对传统异性恋的颠覆

爱情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而同性恋的性别身份构建,又给女主人公的爱情增添了几分复杂元素,两人之间的爱情上升为难为众人接受的社会关系。珍妮特的性取向与她的成长环境息息相关,小镇里的女同性恋者不止珍妮特一人,但珍妮特却是唯一一个公开反抗教会与父权迫害的女同性恋者。

《橘子》一文涉及多重主题,除了显而易见的宗教、性别,还有爱情。温特森主要作品的主人公均为女同性恋,现实生活中温特森本人也是女同性恋者,彼时正值酷儿理论家活跃之际,温特森其人其作常为酷儿理论例证<sup>[11]</sup>。温特森却并不希望自己被贴上这样的标签,在她的论文《性别符号学》(The Semiotics of Sex)中,曾回应到“我是一个喜欢女人的作家,而不是一个拿笔杆子的女同性恋者。”<sup>[12]</sup>

温特森虽然从不否认或是掩饰自己女权主义的立场,但她反对被认为是一个“女作家”或是“同性恋作家”。布拉顿(Bratton)在其论文中也肯定了温特森的作品,“温特森的作品不是由同性恋出版商出版的,而是由主流的出版商出版的,她和她的作品只是被活跃于当时市场的酷儿理论家利用了”<sup>[13]</sup>。后来的一些评论家,不再把其作品中的爱情与权力,或是政治联系起来。如美国女权主义批评家伊莱恩·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她认为温特森的着眼点“在爱情而不在金钱……在性别而不在权力……在过去而不在未来”<sup>[14]</sup>。但无可争议的一点是,珍妮特对同性恋取向的坚持,是对当时当地传统的反叛。

珍妮特的同性恋取向与她的成长环境息息相关,她的成长主要受女人的影响,发现不了异性的美,却能发现同性的美。珍妮特眼中的男人,要么是披着人皮骗婚姻的猪,要么是把姑娘偷偷摸摸带到巷尾欺负的坏小子,就连侍奉主的牧师也不是什么好男人:芬奇牧师面目可憎,声音又尖又利;而伯恩牧师拿善款还赌债养情人,致使迷途人教会解散。由于从小由养母教育长大,在一个主要由女人组成的分教堂里成长,珍妮特只一眼,就被梅兰妮吸引,为她灰色、猫眼般的眼眸倾倒。珍妮特从小就被教导,两个女人在一起是不对的,养母不让她去找经营文具店的两个终身未嫁的女人,婚前珍妮特偷听过两个女人的谈话,也得知两个女人躺在一张床上是不正常的。珍妮特很早就意识到“同性恋比犀牛还可怕,女人应该避之不及”<sup>[4][176]</sup>,但养母对待男同性恋与女同性恋截然不同的态度,让珍妮特对性别政治有了较深的理解。“虽然语义在不同场合会有微妙的差异,但男人就是男人,不管何时何地……谁都可以被拯救,也有可能堕与魔鬼同道,一切只是取决于他们的选择。”<sup>[4][176-177]</sup>珍妮特的同性恋取向,是她选择与宗教、传统社会决裂的催化剂。她与梅兰妮的初恋无疾而终,彼时她正于

迷茫中摸索,后来与凯蒂相恋,她确定了自己的性取向。坚持自己的性取向,脱离家庭实现独立和自由,是珍妮特成长和成熟的标志。

小说中女同性恋不止珍妮特一人,但胆敢公然反抗教会迫害的却只有珍妮特一人。珍妮特的初恋梅兰妮,面对教会的压力,背叛了她们的爱情,结婚生子为教会工作。珍妮特无意中发现了年长的裘波丽小姐也是同性恋,裘波丽小姐尽管十分清楚自己的性取向,却极力隐藏,将其藏身于姊妹合唱团。凯蒂也默认了珍妮特把所有责任揽在自己身上的做法,没有暴露自己的同性恋取向。因为违背了传统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女同性恋被视为异类,贴上了病态的标签。这种社会观念,不仅影响社会对女同性恋的认识和态度,也影响女同性恋对自身性别身份的构建和看法,她们中绝大多数都没勇气公开反抗传统对她们性取向的压制,不得不隐藏自己。伊夫·科索夫斯基·塞奇威克(Eve Kosofsky Sedgwick)在她的《壁橱认识论》(*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中,对这种现象也有过分析,“即使那些最开放的同性恋者,也刻意选择一些对于他们个人、经济及制度方面重要的人们一起隐藏在壁橱里”<sup>[15]</sup>。多年后,珍妮特回到故里,再见曾经的两个恋人,两人都躲在“壁橱”里,被岁月磨去了棱角。

## 结 语<sup>①</sup>

主人公珍妮特从小生活在一个宗教思想浓厚的家庭,聪慧早熟和对世界的敏感,让她开始审视养母灌输给自己的宗教思想,非传统的爱情经历把珍妮特打磨得越来越成熟,她最终义无反顾地选择反抗宗教和传统男权,离开家寻求独立与自由。小说成功打造了珍妮特这一敢爱敢恨的反叛者形象,珍妮特的性取向最终被变得开明的养母和小镇接受。作者以此来鼓励那些受压迫、受残害的边缘人群,鼓励她/他们砸碎身上的枷锁,追求自由与幸福。

① 本文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HIT. HSS. 201117)

**【参考文献】**

- [1] Winterson J. *Interviews with Jeanette Winterson* [DB/OL]. (1985-03-21) [2016-06-28].  
<http://www.jeanettewinterson.com/book/oranges-are-not-the-only-fruit/>.
- [2] Reisman M. *Integrating fantasy and reality in Jeanette Winterson's oranges are not the only fruit* [J]. *Rocky Mountain Review*, 2011(65): 11.
- [3] 丁冬. 论《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的后现代主义叙事特征[J]. *当代外国文学* 2012(1): 89.
- [4] (英)珍妮特·温特森. 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M]. 于是,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 2010.
- [5] Carter K. *The consuming fruit: oranges, demons, and daughters* [J]. *Heldref Publications*, 1998 40(1).
- [6] 骆文琳. 《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一部女同性恋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交织的文本[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5): 95.
- [7] Ellam J. *Jeanette Winterson's family values: from oranges are not the only fruit to Lighthousekeeping* [J]. *Critical Survey* 2006 (2).
- [8] Rosaldo M Z, Lamphere L. *Women, culture and society*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1.
- [9] Kristeva J. *The powers of horror: An essay on abjection* [M]. Trans. Leon S. Roudiez. New York: Columbia UP, 1982: 3-4.
- [10] Bailey P D. *Writing "herstory": narrative reconstruction in Jeanette Winterson's oranges are not the only fruit* [J]. *The Philological Review* 2006(2): 75.
- [11] Bradway T. *Queer exuberance: the politics of affect in Jeanette Winterson's visceral fiction* [J]. *Mosaic* 2015(1): 185.
- [12] Winterson J. *Art object: essays on ecstasy and effrontery* [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6: 104.
- [13] Bratton M. *Winterson, Bakhtin and the chronotope of a lesbian hero* [J]. *JNT: Journal of Narrative Theory* 2002(2): 210.
- [14] Showalter E. *Eternal triangles* [N]. *The Guardian* 2000-09-01(28).
- [15] Sedgwick E K. *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 [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117.

(责任编辑 吴鹏宇)